

程

對山集卷之十九

墓誌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世有曰懿實天既畀之於人又斲而藏之豈天無意於斯世邪抑局於其數雖天亦莫之何也予於邵晉夫之卒未嘗不歎天道之難忱焉夫福善而禍淫天道也晉夫瑰奇靈異之才少年登高第矣乃今覬覦者資其之為奇貨卒陷於晦塞不得施才於國家乃又使之不幸而死所謂斲而藏之非邪予將誌晉夫墓石而歎天道之難忱如此於乎天誠何心哉敘我懿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寶俾之不究其事不末其年又孰爲而來又孰爲而歸於乎天誠何心哉晉夫諱昇上世蓋涇陽人也四世祖克禮始徙居鳳翔普潤里子孫世爲鳳翔人正德末又更爲朝陽里克禮生庭庭生賢賢生泰仕爲雲南馬龍驛丞配傅氏生晉夫父戶部員外郎伯宗配宜人沈氏生晉夫洎弟恒夫杲并三妹焉弘治癸亥冬予得告奉先太安人歸武功道經靈寶戶部公時滿靈寶教諭予往訪戶部公則出晉夫之作示予時晉夫方十三歲也雖英氣逼人而進退爾雅畧無嬉容予甚器之後四年丁卯果中陝西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禮部既下第會太監劉瑾爲其姪求婚曰吾女必得名士大夫爭以福建戴大賓洎晉夫薦瑾曰吾關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卒以晉夫壻焉晉夫躡躅呼天百計求免弗得乃克自樹立畧不與一人通終日閉戶拊膺讀書而已後瑾伏誅

天子以晉夫無所預事赦爲編民關中縉紳大夫莫不重以爲寃而晉夫洋洋粹粹曾無少動於中險夷不改寵辱不形厥覲淵矣辛未戶部公卒晉夫哭法之哀雖及終制一如始喪沈宜人無所不盡其極日俟候顏色稍有不悅則憂形於色霽而後已孔子曰

色難若晉夫非其人邪往歲予道過鳳翔晉夫數與予言皆殊有造詣予方以爲斯文之幸乃後十餘年沈宜人卒而晉夫哀傷成疾治葬舉事小大靡不自爲憂勞爲胄壯夫且難况晉夫乎嘉靖甲午七月十七日壬午不起矣由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四日丙子享年四十又四爾於乎傷哉予每以晉夫清癯簡靜後當長年乃若此聞訃之日行道悲痛况所重乎晉夫讀書過目不忘而精義畢會漢陂先生謂予曰邇會晉夫超詣若彼近之學者誠鮮其人蓋學不自得則矜肆作而實德荒與晉夫不相侔也若劉元勳畢

汝勤秦藩張瓊曹士奇與臬皆西土之名士也莫不感佩晉夫造就之力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有豈弟之德乃能作人也所配淡氏無子沈宜人爲置二妾亦無子乃以党氏妹之子延禎爲後又養表兄沈氏之女適朱本素於乎傷哉晉夫平日所著有文章共若干篇詩若干首小大樂府若干闕詩大旨春秋會異我大學衍義隨錄及補遺十七史抄節詩評日記若干卷晉夫亦可以不死矣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一日壬午將葬栢林凹先塋從戶部公之兆予悲晉夫之半晦塞於昌時而流光於來世其弟能稱述潛德

如有不及則天道亦難謂其終於無知也爲之銘曰
維彼雍州名山大川毓靈發祥古多哲人奕世是光
奄及有

明晉夫以生其履不忒赫赫厥名敘於庶佞其直如
繩考德究業萬夫之特靈耀弗常至道每嗇喪此懿
寶維匹之索轆轤其輪灼灼其文近覲若蹇後聞則
芬栢林之凹云從先人陵谷可易茲封不磷後賢諦
止爲有

明詩八邵晉夫之墳

懷遠將軍西安右護衛指揮使陳公淑人曹

氏合葬墓志銘

予爲諸生時遂菴先生提學關內以予就業正學書
院當時交與之士其最厚者曰陳裕後光祖予旣忝
竊第而裕後亦就龔襲替爲右護衛指揮使矣裕後博
學能文累不第場屋故往就此者謂非數邪或曰其
父平林公之命也予以與裕後友也故往來西安則
數拜平林公今年九月裕後以衰經來執吾友劉士
奇員外狀請曰先生以四月二十六日棄不肖光祖
將以某月日葬木塔里先塋與淑人合兆必吾子有
以銘其墓石使後世可以考先人之遺行茲惟光祖

之有友也子惟平林公盛德偉容宜有壽考乃果如此蓋其生正統壬戌三月一日至是則八十歲五福克備名德不衰可謂膚淺者道耶按狀公故順義人始祖曰德元生五公五公生勝元末避兵舒城而依舒城孔氏孔氏為湯元帥部兵孔氏沒勝遂代孔氏為元帥兵修軀偉貌勇畧絕人常有天志值

高皇帝兵至河北於是仗劍歸之有功授千戶又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連破之明年戰於齊眉山並子賢死於是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而以子斌為薊州衛指揮同知尋改西安前衛在西安能其官陞陝西

都指揮僉事此平林公公父也平林公諱銘字德新天性孝友母淑人高氏早卒至今思慕不忘生日則謝客茹素哀怛有加都僉公母以被命來陝事出倉卒不能遷葬其母語及輒慟時平林公方少弱冠也解之曰夫勞於國者不得私於家臣子之節無兩在也大人不能遷太夫人茲惟小子之責請終身不敢忘大人之所憂於是身自往董之數月而返葬焉其已異矣都僉既卒平林公襲其官則益脩都僉公之業德聞興焉靈州缺守將當塗者以平林公往平林公故善射靈州諸將盛致緡錢為注欲與平林公校射

凡數回諸將悉莫之勝平林公乃悉得將緡錢無筭諸將於是避匿平林公不敢言射矣平林公乃與諸將約曰能射勝者以吾所有緡錢厚賞之軍士乃各相砥礪挽強善射虜用憚焉未幾以王親調衛真定秦惠王奏留右護衛尋陞指揮使 惠王薨 簡王 大益敬重公嘗問平林公曰若居官亦罔利乎公對曰有之但未敢屈法害人爾 王善其對既而曰若豈敢罔利者也御史李伯起按關中文武之吏莫敢正目獨平林公數見親信令訊疑獄則應機而決亡弗當盜李衡嘯聚山谷時以爲憂御史以公徃得其

魁盡釋其餘黨同事者或疑之平林公曰直當如是爾事上御史異焉以爲長者也衛有屯賦平林公俱與爲期約而不恃法衛人感之其課反最於他衛及其老而致去衛人無大小皆迭留於 王平林公乃辭去益懇於是 王卒從平林公而命有司歲給廩後終身焉淑人費氏都指揮費公從孫也父曰銳爲義官淑人天性柔惠貞靜八九歲即容止有常度及長益閑內則爲父母所鍾愛年十七歸平林公宜其家平林公有側室三人淑人待之甚厚所生子女無異出及生裕後教之曰予聞世祿者侈肉食者

者鄙汝當讀書為聞人官蔭未可恃也生正統甲子十一月十五日以弘治庚申二月三十病癱卒年五十又七矣側室高氏生子二人清源皆義官周氏生子一人濟張氏生女一人嫁劉千戶子大用孫男子十一人大策西安府學生己卯武試第一與大壽皆光祖子大猷清子大忠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信源子大誥大詔濟子而又有孫女子九人二出光祖三出清二出源二出濟則平林公之苗裔可謂盛矣於是為之銘曰 仗崇齒穹後廣德豐有闕此宮茲惟元終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

墓志銘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不知幾世祖遷來居渭南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儀

國初舉賢良為閩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庚午舉人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寧而君少異遺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無所動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即知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

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爲渭南縣諸生明季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膳由是君騰聲闕輔間一時藩臬鉅公過皆求試之故聲益揚闕輔士皆固以爲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尚書許公言爲御史時嘗以喜雨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試君甚嘉此蓋其實事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後浮梁戴先生來提學重以君爲奇謂君必首舉鄉試明年庚子果中高等會試又屢不利乃思卒業太學光爲瓊臺先生京口費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利故至弘治癸丑始舉進士猶有例得依親君歸甫三

月以爲母任夫人旣不幸卒當永事濟寧公而濟寧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廠兼收放張家灣磚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有其道云爾予舊見濠菴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君以舊廠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鎰銖而蒞事者則每制於法比牽於毀譽安常習怠以爲通串其有能深慮却顧爲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至輸

所費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中人之產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若何予固以爲名言夫士以牽於毀譽不爲其當爲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爲與邃菴之所道安得使天下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懦而起武使民恒得錙銖之寬豈不快邪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荊州抽分滌弊正理母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尚書以爲廉直爾尋陞營繕員外郎命修秦簡王園能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旨言正誼詳見家傳中今聞之尚凜凜云還提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衡郎中

提督益甲廠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免喪也爲緝事者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詔免爲庶人瑾旣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爲樂纔八年爾而又痿痺不履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王氏德宜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前日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早死惟特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爲君所遺命於乎

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污穢乖刺不道者方且指而議之謂君爲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侔也又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爲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及之是以使人矚君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如渭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焉君無恙乃歸而求諸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手方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銘曰士自始仕皆礪靡懈中旣染滄元素乃憇君窮益嚴况彼芳泰世之曉永惟斯賴君條歸使我心積渭水湯湯玄堂噲噲我銘在茲世萬其禱

王安人魏氏墓志銘

安人者瀘州學生魏鑾季女也姿度婉淑動止莊謹十歲值魏君卒與母苟氏居無肯一失其意族中人人奇之曰兒他日必爲良婦年十八歸陝西按察司僉事王君姑劉氏者王君敵母也王君生母亦爲劉

氏皆以先生耀州學正贈主事公卒寡於家安人事之曲盡其孝二夫人咸宜焉次劉夫人既有疾能朝夕侍奉母息色及其卒黽勉匍匐以至成窆哀毀痛至終喪未嘗少衰方王君爲學生時家故儒門清儉無厚貲也安人能一切伸縮綜理使君得其心向學後君以戊午舉鄉試乙未壬戌兩舉禮部不第因留滯京師者五年母君劉夫人之養皆安人率弟愈極力爲之君既舉之丑進士方欲圖省母君西還得蘭州差若頗便矣而母君抱疾甚篤安人事之無所不盡然竟不起於是母君夫人遺言君曰此孝婦兒婦

宜愛之重之婦德與孝可使人人取法今人家婦不能有也君歸葬母君得曲全禮道者安人襄畫之力也君除服受刑部主事安人偕居京師雖已貴有奉侍猶蔬食布衣無異儒生時或有詰之者安人曰我儒家女爲儒家婦所性只宜如此爾一日君自部署還言及刑法之事至某以某事合死或歎息不安安人曰豈非欲求生道不得邪夫君爲刑官民命所係苟有枉負當盡心以求其生即緣以受譴何害故君在刑部有美名令譽雖君天資愛特要之安人所助不少正德己巳冬十月安人忽有疾中子于宣剗服肉

以進尋少愈矣明年庚午四月前病復大作以其月二十四日遂卒年纔三十九爾生男子三人于蕃娶朱氏僉事謙孫也于宣聘閔氏舉人徹孫也皆向學克有進取于旬且幼女子一人許聘知府李復真孫孚交某年月日將葬安人州北會龍山祖塋之側王君以舉人陳倉程勉學狀來請銘夫婦人之性剛者或多悍柔者或多萎至於井然能以家事爲理上不失舅姑之孝中克承意君子而下逮僮僕咸獲靡悔雖載記所稱何如若安人蓋表表者也嘗聞王君言安人處妯娌及內外姻鄰無所獲戾至奴僕之際雖甚嚴毅而憐恤之意獨厚予向因家事怒諸僕將責矣安人因和色默諫曰彼惟愚方爲君後彼能以如君意自將埒君矣君安能後彼邪此意甚到可以語諸有仗者毋以過望責人中庸曰君子以久治人改而止此豈其遺意乎銘曰 婉而能順婦禮以盡雖不享其厚而子之孝視已以害愠龍山隆隆其飶且豐即未大其寵而蜀之人曷不知爲賢安人魏氏之宮

明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合葬墓志銘

公諱英字文英家世扶風天社人也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林俱隱德不仕而家善富享有皆發粟至萬

餘石凡遠邇借貸輒以半息爲準故人稱公家爲佛王家云公生承家世饒餘益又長享有量甲申歲關內大饑至人相食公視左右詆曰此皆吾故能養者今若此吾弗與爲之彼將安望於是出粟五千石盡散與之約曰歲豐則償歲歉則已後歲豐矣計復業者十一二乃歎曰嗟乎昔吾以粟與諸君謂可生活相聚今旣不能全保來乃幸有諸君能在願棄素約勿較於是諸存者咸感激曰五輩無以報公願公世有貴子弟後公子綸以鄉試舉人由真定知縣陟監察御史巡四川有顯名於時陞嘉興知府而公配孫氏

繼室史氏皆被有封贈之命此非其宜報與公叔父政嘗爲某地某官隸有盜庫者則反揚言爲官公詣城隍廟禱曰官即不能奉遵教法乃何至爲盜神血食茲土獨不陰鑒邪是夜與政各夢老人語盜形狀甚合明日果獲盜此蓋其誠恕所感云孫孺人生男子四人綸緒紀而緒早死女子一人嫁某孫男子五人孫女子三人孫孺人慈惠克相於公史繼之又克似其德因公刑諸內者有禮道爾公卒於弘治庚戌五月十三年止四十又九孫孺人卒成化癸卯正月二十七年四十又一史孺人卒正德甲戌十二月二

十四年七十又一明年乙亥十二月十八日合葬天社南新塋知府君以平山令趙彥卿狀請銘予曩在官秩與知府往來獨享誼旣不可辭天社去武功近止十數里輟語相聞知公行誼尤切然嘗恨公忠厚敦實如彼而壽但止是以爲非天所以鑒右良善然視其子孫又彬彬然盛遠此又若補其所未足豈其數之一定雖天不可以與銘曰德不能壽享已克厚孫子綿懋天豈無右永茲焉咎

陝西庚午舉人東墅王君墓志銘

君諱應麒字夢祥別號東墅居士家世安定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起家辛丑進士開封知府盛德善政至今人誦之配淑人張氏生君少有奇志中庚午舉人高等累試禮部不利故人相厚者勸之選不從曰吾何若棲遲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嘉靖丙申三月六日以疾卒於家由生成化己亥月日春秋蓋五十有八云於乎天生英邁之才於君乃不逮其施設於世而遽奪之非數也邪君娶興平閻氏故順天尹懿菴先生之孫贈刑部郎中鴻臚序班公之子於予爲表妹生男子二人德光壬午舉人德華縣學生女二人長嫁醫官盧淳次聘監生暢懷

季嫁秦安學生侯同孫男一震奇德華出孫女二幼未許聘德光出側室某氏生一女先是君弟應魁有疾君迎醫視之有魏醫者低昂其病態君曰若能生吾弟有女當妻君子以報若以後魏醫死家道貧屢君遣人賙恤之曰吾壻家也女死君道遇許嫁之子問已娶否曰家貧未能君厚遺助婚焉其篤愛於弟有如是者其致酒致蟬之事具在家傳物雖微而心之無所不至古之人誠所未見也予嘗以爲君孝友之心出於天性張淑人病心痛君以首觸地流血被面籲天求代痛遂愈事其母之姊如事母疾苦修飾

無不與致開封公先守懷慶時右都御史栢齋何公爲諸生公能識其才猷以國士之禮遇之謂君曰此公文武之才將相之業古人無與並者可師事之而君不知於予厚也及數道其爲人夫可以知君之志矣開封公與張淑人之卒君俱哀毀踰禮弔者無弗稱焉繼述之事凡可爲者殫厥心思爲之幼好奕開封公弗悅也即終身不復奕琴劍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穎異之資無所不貫又如此予每與君語謂君才無所不可顧世之用否何如爾乃賚志以沒嗟乎傷哉今年十二月某日德光等將葬君開封公之域

從先人也來請銘於予姑舉其大者於篇以詔來世
銘畀懿寶其施不逮二子振振秦隴之邁裔諸其躬
厥後斯大百千萬年其馨未艾百考不終唯予之慨
銘以告哀君子慎愛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

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
吾受土地於國寧我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
忘予先人之孝天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

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
人云衣冠詩書蔚為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
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省藝為家人業不數年
即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蔭庇已也生子有昇博
學篤志得深履固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
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奕黜浮圖循家禮其風肆然
弗今衰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
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為兵部
侍郎華陰郭公良長子郭公在

太祖太宗朝極有勲德與先尚書公同時云郭公蓋有二女慎於得壻郭公見商河公竒之遂以女妻商河公生子思孝輒卒郭公乃又一次女配商河公生子三人云公生而岐嶷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祝則齋潔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具識之退而曰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爲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弱冠被遴爲州學生以書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拜刑部河南司主事剖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爲刑部主事而郭爲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即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封太宜矣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孚於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錄畿內刑獄平反爲多惡有所畏寃有所白今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居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

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回題曰得情勿喜及據
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
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爲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
副使整飭松潘兵備壘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
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
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
潘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蟻中留一綫之路
爲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
遣輒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爲伸縮侵盜監司
在彼又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

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
因矣又嚴減尅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釁不生士
有飽食官息科歛蜀方之兵駸駸生氣焉公又於大
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
惡匪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
捷

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殺公又出軍勦之
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
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心歸順其酋長

及朔望輒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爲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國有懿寶條焉奪之將誰是尤有蔡軒漫興錄樂我軒稿藏於家配太恭人薛氏華族之子也太恭人初以公貴封爲宜人後用子魯貴加有今封稱太恭人云太恭人有女德筭年歸公孝姑敬夫曲同內則公夜讀書則侍大門外至夜分而入五鼓乃興具燈火又侍大門外及其供盥挈衣公往學始粧洗更衣問安親所始終恭慎寒暑罔違郭太宜人惟甚嚴重以

太恭人爲難能比太宜人卒中憲公兄弟相繼淪謝喪禮一太恭人爲之名士達人或所不見二叔二姑幼時澣紉飲食先用咸備曰母令姑苦心勞意也兩姑已嫁太宜人恒憂其難太恭人與之處之令二壻從事省府後各爲小官太宜人歡心焉方公卒時有子五人獨周爲弱冠餘尚幼也太恭人撫孤奉極能返於萬里絕塞之間不亦難乎襄事之際有哀戚有禮度遠近稱誦已即治家教子曰周汝理家以足口食以翊諸弟曰魯漢郊野汝讀書以承先人之德母遊以曠日母情以忝志於是各相奮迅俱有成大太

恭人督率益嚴而諸婦紡織之聲達於閭巷矣後周
助邊為散官魯已酉舉人累官至兵部郎中漢戊午
舉人由戶部郎中累官南昌知府長蘆運使郊辛未
進士浙江道監察御史野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主
事賢能之轂水鑑之操皆名於世人人自以為莫及
云孫男子十有五人驛丞曉國子生曙及暘時四人
者周之子也國子生元州學生乞及亢克銑五人者
魯之子也州學生榮與瓌棊三人者漢之子也州學
生旭與冕二人者效之子也國子生願壽一人者野
之子也會孫男子二十人紹芳繼芳續芳群芳重芳

承芳濟芳國恭國安國平國定國正國寶國治國良
國士國王墳折聯芳而繼芳亦為州學生玄孫男子
二人煥燧其孫女子與曾玄孫女子又十有六人云
苗裔之盛文采之美關西名家莫可與京公與太恭
人一人之身所有若此是以為尤難也於戲盛哉公
之五子皆與海友善患難相濟德業相規今近四十
年如一日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四日太恭人卒距
其生正統丙寅二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六明年二月
辛巳將與公合葬御史郊具狀徒跣徒赴海謂海當
銘公與太恭人之墓石然公之名德海聞之長老久

矣固忻其興盛宜如是也至太恭人則數見親拜之
 嚴毅恭儉子孟陶之母或不多讓昔殷周以婦人開國
 而東氏以母道致盛關雎所稱豈虛語哉公負才秉
 德颺歷中外雖年不逮用而享不稱德遺之孫子愈
 遠愈盛謂天道無知邪是亦可以示法於後世為有
 官者之勸矣為之銘曰 惟彼東氏世有哲人克配
 明后德芳而伏以俟厥後中憲開緒奄有考功洎於
 給事東宗是崇三鳳並起赫赫隆隆又留罔究以貽
 諸子惟太恭人克戡厥事大方示程其興旆旆克家
 裕屯有周若志即中孔武戎事允拓運使克孝履躬

罔訛守郡旣宜司離 益焯御史桌桌水鑑是嚴摧姦
 摘伏福此江南中使 垂首彌詔反封翊我
 皇度如日麗中主事 早卒才美志貞大用弗盡以貽
 後昆惟公之德克契於天子孫振振厥宗用延合葬
 於華神靈允安刻此銘石胡不萬年

明故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墓志銘

公諱慶字秉吉其先浙之寧海人也大父勝永樂初
 調戍涿鹿衛故子孫遂為涿人焉勝配鍾氏生瑄瑄
 配林氏生二子長善次公公幼穎慧勤學好問雖事
 舉業顧喜古文辭如韓昌黎則肆力為之流輩莫及也

父以其勵志不凡聞江西李生治尚書善令公從之
遊李殊重公曰後諸生有致用者慶也尋其兄善卒
家事無所倚乃復治家人業即能挾拓故業用以饒
裕歎曰吾宿有大志乃竟若是孰與爲田園之樂以
終吾身乎於是夷居輒取唐人詩玩之曰求爲若人
之徒可也間又爲草書絕類趙子昂暇則延賓友投
壺行樂誦說古今終日不倦有商山黃綺之風焉今
所存詩殊多佳句可傳者於是士林重以公爲惜云
配紀氏房山名家女先公平生三男子長道癸未進
士以行人選爲某道監察御史故封公如其官而紀

贈孺人焉今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持憲嚴正用法明
允吏民畏服近所鮮見也仲遷季孫皆嗣公德爲鄉
之聞人後公以遷死憂愈成痿痺百藥罔效按察君
巡按山西歸省公疾頓愈按察君既復命得轉陝西
欲留養公公曰吾疾不至顛沛汝但盡心供職以無
負

天子之恩吾志畢矣遂嚴促赴官遇便輒以飲食起
居示按察君故按察君無內顧之憂數月之間百廢
皆舉獄無滯囚民有喜色公之教也今年癸巳正月
六日巳酉病痰卒由生成化戊子十一月戊子享年

六十有六可謂壽考矣按伏公雖和易處世而中實耿介難浼孺人卒終身不娶可也乃亦無備使之婢此豈人易及哉按察君六歲時公即授毛詩日日教之及登第實未就外傳公豈無所有於中也按察君北歸奔喪以狀屬予曰道不幸禍延先考不得侍湯藥受遺訓此終身之痛也道將以某月日甲子葬先君於某地之陽同壙先妣夫子庶銘其墓石子方重按察君之爲人而又聞公之名德義不可辭因爲之銘曰抱德負器其尚不售而行罔謬古之哲人蓋多有之孰如公後按察先考德綏公心何福不厚左

右昌朝荐膺封命其來如湊孫子纂纂宗嗣續不亡亢宗恢舊涿鹿之原配以伉儷萬年是究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

人張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瓚字宗器上世祥符人也始祖思義隱德不仕元季兵亂棄家徙蜀歷徽州居臨鞏間謂西土莫若通渭地僻耕牧便也於是遂居通渭而子孫遂爲通渭人云思義生信之信之生貞配王氏至真蓋日盛矣真生孝義孝義生億億生思恭有奇操悅詩書談論之事鄉人敬愛之配張氏生公後封工部員外郎

洎宜人云初張宜人娠公時夢日墮懷中瀕產封君
又夢偉男子脩髯丹頰綠衣而前曰且起看生好子
已而生公蓋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也公生十三爲
縣學弟子十七被試深爲臨川伍公所賞歎曰勉哉
當爲關中豪傑無但科第也成化甲午年二十七舉
鄉試高等至辛丑第進士甲辰授工部虞衡主事丙
午課稅荊州有平政人至今稱之丁未陞本部員外
卽弘治己酉

上數以水災命中使李瑾同工部踏勘溝渠工部以
公往瑾耻與員外同乃以白頭帖子追部侍郎楊理
及錦衣衛指揮劉剛二人亟趨赴追公憤然上書畧
曰侍郎大司空之貳股肱之臣也指揮近密爪牙之
司腹心之防也瑾乃召之如奴僕而二人望風奔命
若承制誥國體所係豈小小也宜付瑾於法以作理
剛之氣不報瑾執奏公騎馬不遜公復劾瑾擅弄威
福漸不可長於是下公於獄尋赦出之庚戌陞本司
郎中奉
勅督修

興王府興王府者卽今

興獻帝也王以梁郢舊府偏處一隅不吉欲宅中央

一時撫巡皆難之公獨曰王必以中央爲吉即當治中央毋使事後復紛更擾民也衆悟悉從公言府旣成王來之國賜公金帛辭不受至二十往返

王聞公生日遣內使者賜黃金四十兩高麗布二櫃亦不受比事竣辭歸王復以金帛香物賜公公取香一枝焚於庭北面稽首謝曰受此足矣王歎息久之曰即中清若至若此公同事有太監林索皆於諸從後者諸從後者苦之公以讓林林感謝公意悉反貨於諸從後者於是語之曰王公之直林公之改過皆不可及也初公治府時明大約束揭表要成不逸效

不勞愚均平整齊上下信服每至寒沍則不拘文移牘案直以過春掘土不硬爲候母先而曠母後而喜言出衆去期不後時人物以公爲迂至是皆重以服公又慮督工諸官更代不常必且廢事於是上書乞以各官職名下吏兵二部或有遷轉必俟工完報爾後鎮遠侯以征勦調都指揮彭英英輒往調公劾譴之由是湖廣諸公皆憚畏公無敢擅動督工官者公在安陸五年後者氣相鬱蒸癘時作公爲置藥予之所活不可勝紀人親之如父母洎公去乃爲立生祠報焉弘治丙辰陞懷慶知府其改一以魯齋先生爲

則因時損益務在宜民故民熙然從也戊午有內艱歸已即其家復除開封至開封其政一如懷慶而剛嚴過之蓋郡附藩省多侮法者故開封人歌曰包公後王明父嚴如父慈如母不可犯良可慕未幾復有外艱承訃即行及葬時以先時霖雨浹道上水積尺餘冬寒皆冰公以踈屨走冰上故及墓噉甚不能言竟臥病百餘日而卒此弘治甲子二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凡五十又七配宜人張氏亦通渭人慷慨君子張子崇女也昔公幼時封君摩頂語曰吾鄉有趙尚書然非進士也或謂吾鄉風土不當有進士

此正謾語爾旣大宜力學必舉進士宜人歸公後日夜勸公學少有怠曰此舅志不可負及公舉鄉試人皆謂宜人喜宜人曰舅志未償安可言喜公旣舉進士宜人喜曰舅志斯可償矣李瑾之禍宜人至欲擊登聞鼓訟寃此其氣凜然有烈丈夫之風寶鷄白御史鸞與公善其孺人某與宜人亦相愛白孺人病且死以幼子珩及文托宜人曲爲撫育令珩與其子同學五年然後去珩今已舉進士爲叙州知府也宜人善琴公側室盧氏淑婉有度宜人愛之嘗坐而鼓琴盧氏病死宜人哭甚哀爲之毀琴此其和樂弗妬方之古

人則姜妣之流矣嘉靖甲申九月三十日以病卒生
正統戊辰五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又七生男子二人
應麒應槐女二人長嫁隴西何鸞次早歿應麒正德
庚午舉人娶表叔鴻臚閻公中女生子德光嘉靖壬
午舉人德華方學進士業而三女皆歸聘良族應槐
讀書習禮事家人業娶某氏生二女聘許一如麒女
明年月日應麒舉宜人與公公合葬某山之陽遣德光
來出按察副使歌湖馬君應祥所撰行狀謂海在親
末當銘公之墓石昔歌湖與予言公之盛德若不容
口蓋歌湖元為河內令時公為知府告誨之勤愛念

之篤畧邊幅崇理道若無知其孰為守孰為令者此
其意度可與淺溥輩語邪狀稱公方面修髯氣蓋一世
事至輒為畧無顧惜至於上下職分之節則恪守不
踰天性嫉惡在即署時鄰有歐其母者公收斂之幾
死後遂化為孝子與士大夫接務出腹心又監識若
神方在荊州國子祭酒景陵魯振之尚為諸生公試
得其文曰勗哉會元可得也在懷慶得今大理少卿
何粹夫之文觀之曰是何止解元者超世之心聖賢
之徒也後皆如其言云公孝友天成為諸生時虜犬
入寇第瑜出莫知所在公中夜縋城而下五十里外

關間求之竟得第以還封君病齒三日不食公亦三日不食居喪居官哀慟之誠思念之篤世所未有誠所謂全德之英振古之豪傑也公於文章無所弗善而尤耽於詩有中林集一卷藏於家中林者公之自號故公所以名集焉爾銘曰通渭巖巖倬唯王氏思義孔武古道是肆相土攸宜以畀孫子挈圖襲珪厥旨孰契迄及真祖我宗益恢享長履深何福不來三世之後封君是培其培維何從以從子篤生我公於昭其美岐嶷知學宏志焉倚開後亢宗衣冠斯始執行罔愆稱帝任使崇義顧名宜躬率履涅之弗緇

推之豈悔兩守大邦德存孔渥操矩建規厥民用作頌載揚生祠允碩齊孝以終世將焉托公志雖傷子孫則肖科第翩翩奕葉是效西隴之原宜人同北世萬末光維公之倣我銘在石聿追來孝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公諱震字文靜上世武進人也曾祖肆從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功累陞都督僉事而蔭其子友為蔚州衛指揮同知正統間改慶陽衛故今子悉居慶陽云指揮公生二子長福季祿福公父也當襲而卒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配孺人汪氏生公先是御

史公夢老父以玉麟與已曰是汝子當以文易武也
已而公生神宇凝重氣度洞達人咸異之洎長受易
於鄭州王先生未幾有內艱焚焚無依乃依叔父祿
而祿天性孝友視若所出故公得肆力於易成化甲
午中鄉試高等數試禮部不第益自砥礪卒登丁未
費宏榜進士弘治戊申拜兵部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
凡所按行姦貪望風而解免者平逮者釋時以爲真
御史也丁巳陞山西按察司副使耻尚巖峻務以德
化而已壬戌陞本司按察使收憲度益修人用不變曰
風俗相沿則頽弊滋至至且不可以文法繩易也曷
以禮教興起其義意人能知義則廉耻生廉耻生則
器訟自息此古人之已行復何疑者今山西人重廉
耻尚禮義遵矩履規無復曩昔風聲氣習之累者公
之教也正德初以御史盧儀事註誤左遷兩淮運鹽
使司同知尋轉長蘆運司而支正三品俸公曰是不
可以已乎於是力請致仕得

旨命允居數年吏部薦公才可重授陞光祿卿已復
陞戶部右侍郎庚午夏值宣藩反逆改公爲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全陝之師以討之京
師至寧夏四千里公但以十九日至則罪人已獲公乃

宣布

上意撫安夏人而屬鎮西將軍曹雄收其餘黨其審實叛逆悉命指揮黃正起解於是寧夏遂定還及中途會邃菴先生以

命至與公代兼有

勅獎勵公之功代八月劉瑾伏誅公罷歸慶陽會辛巳

詔復其原秩致仕公自歸田垂二十年優游之趣恭儉之節上可以參諸古人下可以式諸來學豈非超世之資振古之豪傑哉嘉靖乙酉正月壬午公壽七十

又九而卒詎其生蓋正統丁卯某月某日也初配余氏先公三十六年卒贈孺人生子三人大綱大經大綸大綱丁丑進士今爲四川按察司僉事繼郭氏亦封孺人卒又繼郭氏生一女子配應襲指揮王威又卒又繼徐氏皆以僉事貴封孺人側室鄧氏生子大緒府學生梁氏生子大紳公凡有五男子一女子也孫男子邦傳邦佐邦俊邦傑邦儒凡六人而邦佐學舉子業孫女子二人而長許指揮襲子張羽次許百戶襲子周楹是年十月癸卯大綱將奉公柩啓余孺人之窆合葬於城北先塋謂海與爲同年有

世契且嘗熟知公之行誼宜以銘其墓石海惟關中
前修之士多履近而指遠發爲議論要皆可以見諸
行事故其功業豐顯世希儷焉若公蓋又其表表者
矣公立身甚嚴而遇事不苟夷居明習國家之事無
鉅細執其樞要至於低昂起伏有智者萬慮而不可
及者使公得究其所指則古將相之業奚愧哉公又
無所不學夫文律曆具得其妙京房管魏不讓也慶
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盃酒相集定
邊諸貴人自參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貧乏
者妖輒重以賙予及所厭怒即以鉄簡飛擊之妖知

公來定邊訪其所原謂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舉人
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君永別已而公至
則其稟賦之正爲物所畏憚如此洎公之貴姦邪畏
於朝豪強畏於野可謂幽明無間終始弗渝者矣銘
曰 倚倚關輔世有哲人振衰拯溺以匡辟君公起
錫胤元宗浚源薦歷樞要卒開爾陳執憲有度何奸
弗泯入貳本兵厥武允聞殪此大敦倏疾若神乖被
夔枉遂韜大珎慶城我我公居豈豈毛貞德靡究哀此
下民壽考永怡子孫振振北原隆隆用作公墳億萬
斯年我銘在瑤

東母孺人薛氏姜氏合葬兵部給事中東公

墓志銘

志銘兵科給事中東公華州人也以弘治戊午十月
 十三日卒於仲所故吏部尚書端毅王公嘗銘其墓
 石其事為履歷錄藁可見矣嘉靖乙酉五月二十日公
 繼室姜孺人空子實將以是年十二月某日之吉並
 舉先孺人薛氏之柩合之公窆之以狀來武功謂海與
 有姻契乞以銘其墓石狀按薛孺人者亦華州世族
 父處士胤與東公先人有厚交因以孺人妻東公有
 婦德謹於公姑郭太宜人性嚴重難事孺人能事之

其貞淑恭孝可知矣成化丙午同公在大學卒業以
 病卒邸舍時三月初九日詎生景泰乙亥八月十三
 日享年三十二元爾生男子一人即實癸酉舉人娶侍
 郎咸寧張公女姪繼醴泉王氏女子二人郡士王欽
 知縣李傑其壻也是時實方二歲二女亦俱幼孺人
 以厚德不享盛年而歿乃其後克自昌大如此實方
 蓄學待用將來顯頡不但海一人之私望而已姜孺
 人山東掖人大公入某為南京光祿卿父富博學有德
 成化末孺人被詔送至京俄有
 詔賜幣從聘值吉木公有薛孺人之戚因求為繼室東

公自大學挈歸華州郭太宜人方以薛孺人之卒為憂乃見姜孺人言曰是奚愧薛新婦者又見其撫實與二女甚有母道則又喜曰雖薛新婦在其亦若是而已姜天性柔淑警慧德若其貌精文紅善織紵東公賴之弘治癸丑東公舉進士高第二女嫁凡粧奩修紉皆姜孺人自治之甲寅公授兵科給事中有公事順歸將迎太宜人於京師太宜人以老弗欲去孺人終日跪懇不得已至華陰以病止孺人顧公涕下沾襟曰幸有官在乃不能致養如此奈何後公以言事繫獄孺人去鉅飭却衾褥寢地垂泣出而後已洎

受孺人之封乃益恭儉屏玩同志於公公有雲南勘事之命遂求同歸奉太宜人於家若將終身焉雲南之訃至孺人痛哭幾絕至以首觸柱曰我何以生為也諸娉勸之數次始飲清湯枕塊卧藁歷寒暑不少易里閨日聞哭數無不泣下者終喪三年遠葷斷味日殮一粥而已已而復值太宜人之喪其哀痛愁苦一如公亡由是遂屏迹不出曰太宜人已矣吾復何出所以不死者以實未成立爾通二十八年之間雖至親無能得見其面者是雖烈丈夫且何以加哉今按察副使桑公知華州時累欲請旌於

朝以例難命婦守節之旌乃且幣執禮躬詣其門慰
之既而謂實曰守節婦人之常何以爲異如此獨汝
能力學繼志斯吾死瞑目矣孺人卒後有御史楊公
某過華嘉其節檄州以白金一鎰助喪曰令人知以
節義自勵也於乎吾觀端毅公所撰東公志銘旣傷
公之素履抱雋不求所事乃其配先後貞淑如此非
厥克刑於家有若是邪茲重慕公之餘休弗能忘焉
實能昭宣潛德後先靡間則其意義義純篤水思長孝
尤可誦述矣姜孺人生成化丙戌九月二十九日至
是享年六十其出是以往雖千萬世益當知姜孺人

之節矣銘曰 吉人之配雖扼於其生乃獲於其死
工載瞬息同自茲始億萬斯年其何以紀艾汝孫子
明故通議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墓

志銘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不知自幾世祖移
居河州今其子孫世爲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
祖曰文考曰全俱稱長者娶王氏生三子長應夔早
歿次某君其季也生君時考已七十餘君生七歲即
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母曰兒欲讀
書是心誠悅於學也乃復靳之邪河州人至今傳云

君之成王安人之訓也王安人者君為主事時有勅並其考封如其官故鄉人因稱之也發蒙之明年即習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禮樂春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為不及十七入州學諸提學皆以為佳士而邃菴先生獨奇之曰此子所就不止科目也虎谷繼邃菴取君緝正學書院予時已領鄉舉或過長安虎谷輒語予曰馬應龍書院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酉果中鄉舉第二正德辛未登進上高等除戶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七等寇河南

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君督餉焉賊平賜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盜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務仍以兵部員外郎張君嘉謨與君參軍督餉未幾彭公舉君與張君皆生長邊方孰知兵事宜令替畫軍務必有後勛乃以延綏臨鞏岷岷兵馬付君自為一支君遂有中江之捷斬首蓋數百人兵勢漸盛後至漢州提督軍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閻遊擊計事間報賊至城下諸公方猶豫君奮然提所部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斬劇賊一人令士卒皆奮擊所向而靡

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
全才目君捷上

上賜君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
督糧宣大乙亥八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即明年
陞即中尋奉

勅總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已格物積弊若洗
君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居鄉三季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
司即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受
因賦詩贈君君至京乃數上言邊事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
飭霸州等處兵備距京師但百餘里正德以後浸爲
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洎動戚莊宅士無完器倉無
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猗玃肆掠邏不
能獲君至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
大易舊觀聿新往勸於是民有畏志而吏漸捕邏漸
獲矣於是汰冗僊選精壯得勇敢千人給以利器厚
以糗糒訓以坐作養其銳鋒又積粟萬二千餘石以
備緩急不數月間石剽房景玉陳奎梁臣等大盜七
百餘人洎窩主盧進胥銳二十餘家先後俱獲而姦

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謁由是民志惟
熙吏守不盤可謂承平之希覩矣其他明寃獄摘隱
昧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於家則君之所
以獲平其心者豈聲奇笑貌能邪巡撫都御史孟公
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為難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宿有疾疾在
霸州五年加以公事旁午乃間作問瘳逮丙戌章九
上乞歸

上皆答以優旨竟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
川按察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為嘉靖丁亥二月五日

而君卒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四日
至是享年五十有四先娶王氏河州衛人王海女有
婦德宜於君君養病時卒生子一人汝良州學生娶
陳氏指揮陳淳仲文生孫女一曰膺瑞女子二人長
淑清適千戶韓通次淑英適百戶杜江皆相繼娶胡
氏衛致仕指揮故俊女生女一曰豐英王與胡皆封
安人側室錢氏無出汝良奉柩歸葬北原新阡過武
功衰經及予門以狀請銘云君臨終時語胡安人曰
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死當令汝良求銘
吾墓於乎痛哉君嘗私語予曰丈夫當磊磊落落自

見於世一涉顧吝便安訕身之霸人來送喪者君卒之日篋篋惟有俸金若干餘無一錢此可謂趨不渝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哉銘曰 吾已見其文乃復聞其芳顯不異操履無愧云名德振振光我雍秦承休萃祥允在子孫貞珉弗磷萬年永存

祭文

祭栗文

維嘉靖八年己丑十一月二十七日己未父許西老人以牲醴庶羞祭於兒栗暨新婦貞烈楊氏曰恩莫重乎父子事莫大於死生吾昔以有爾而樂今爾死

矣吾將孰樂形影自顧行道心悲况老且病邪即後有疾如去冬則誰將汲汲奔走如爾者於乎吾心裂矣尚何言矣人有微小疾病尚百方拯救惟恐害事新婦則視死如歸若茹膾食蔗豈故自輕其生不念父母養育之恩邪然綱常所係尤有大於是者故新婦樂然就死以鴻毛視生非爾父母家教與吾兒履方迪義之效何以有是於乎痛哉明日吉辰往瘞爾柩於前王新婦之壙腸斷心裂不能汝留惟爾有靈其歆承之

告太白神文

維嘉靖十年辛卯五月六日巳丑前翰林院修撰康某謹因鄉老某等告於大神太白之靈曰昔我武功嘗隸神籍世代雖易稱頌不殊神之不功靈貺志傳所載炳如一日肆我

國初若耿都督忠隨禱輒應海深感焉今夏場不登百姓已懼秋穀未播民命焉托推神聰明必監茲苦尚惠然錫我爰降甘雨滂沛優渥沾溉下土保我秋穡俾民有年海當備述神庥刻諸堅石并葺行祠以昭靈貺惟神眷之海心罔再謹告

再告太白神文

維嘉靖十年辛卯夏五月八日辛卯前翰林院修撰康某洎弟戶部郎中浩等又因鄉老某等詣山謹再拜稽首用告於我不顯大神太白之靈曰海心罔再神監豈他靈貺奄臨萬民有望嗟此湫子其來又三肅肅厥誠神其歆只靈氣旣布甘雨必來悠悠我思惟神孔惠因安群黎送徒出門再拜稽首用迎溢思謹告

祭粟與婦文

維嘉靖八年巳丑十一月九日辛丑父許西老人以柔毛庶品祭於兒粟與婦真烈楊氏曰兒死吾甚痛

也今婦又飲毒死節吾且痛益甚也夫死生亦大矣婦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烈丈夫亦或難之婦獨易易如是雖爾父見山先生家教有素吾兒生前敦義尚行方正不撓故天特與相之使有此美二者是邪非邪抑婦之所稟純粹堅固貞淑自然有不待習而能者邪鄉縣官師與士大夫耆舊俱以杖䟽上達為婦奏請旌表未勵風俗二姓之光炳耀如日則我兩適靈寶匍匐萬狀不為無功也夫死生常理修短有數婦能如此吾何尤焉昨以兒稿百九十篇托羨陂先生序而傳之方謂兒可不死乃其婦又英英如是當益大厥聲同傳不朽世固有位極三公而無聞於後者兒與婦似可亦自慰於九泉之下矣吾痛雖深吾志不忝吾今而後將休休自裕已矣命於天也祭以賀成兒與婦其欣承之

祭侯良弼文

維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十月十八日壬子友生康某與弟某謹以柔毛庶品祭於故文林郎湯陰侯君之靈曰惟君負器抱雋早掇鄉科貧無厚業盛年忽過資祿河中稍未輒軻湯陰作宰敢稱番番予謂君起於茲有那乃執乃固卒逢世羅君歸克權徜徉田墅予

於朝夕惟君是語君才甚明君氣靡如益屈益休君子所語以此百年夫復何詎嬰病不還使予六侶君鑒烈烈灼物有赫予往未達獨君是傑卜楚之試奚有弗別君窮罔申君齒不老至官微名幽仕沒行塞皇天膏物好每缺君雖靡與君嗣孔孝克勤厥心惟君斯效揚幽煥冥罔有弗到苟不自畫終臻所造古人似君亦多蹶踔君靈倘存於君已耀明日已丑其辰孔占君舉不留長歸窀穸薄陳斯奠我淚沾臆懷風想音永無見日惟靈孔昭是歆是即

祭常侍御文

於乎古稱英特之士生也有自出也有為吾信其然也君之身曷乃及邪君為御史滯弊之政莫有不振而冗雜罷廢之吏莫有不興起也使君能久而與為之則事績當此邪凡人有清苦之節皆可以動鬼神而享壽考君寡妻薛之煢煢無適豈所以予良善邪明日君柩歸里某等忝同郡人哀痛弗已因陳薄奠於君惟君享之

祭東原先生文

昔先君子嘗謂先生履正而固行純而則不但當時之所少見方之古人蓋程張之徒也以是令海從游

於門或可以寡過淑善其身今先生卒矣彝倫大義
學者易而弗懌此斯文之大患也九原不作義刑焉
往明日大遷永訣終天爰陳薄奠以罄海私敢致兩
楹與尊孀夫人並薦伏惟尚享

祭康可父文

維嘉靖九年庚寅冬十二月癸未許西山人海敬以
羊豕庶羞祭於亡姪迪功即伊陽丞可父之靈曰於
乎可父孰榮不悴孰書弗夜生之所爲死之所籍平
生志意予惟汲嘉丈夫之特用光我家抱器弗售聞
於大學貳此已邑治行允卓歸田數年日與子處

雖叔姪詎如父子中壽告殂我心用傷我老且廢章
弦復亡靈靈朝發黃爾幽宅薄陳斯奠庶幾來格尚
享

祭張鎬文

維歲辛卯四月乙未母舅許西老人以乘毛庶品祭
於亡甥張四秀才之靈曰於乎我甥胡爲而生胡爲
歿數之所逮何詎爾閔惟甥克賢薦志敏學光彩未
長嗟此羨璞明日寄奠於城南郭頗近綠野魂其堪
託念言永違腸肺掾灼聊陳斯奠庶其歆若

祭北山文

維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二月甲戌朔二十三日丙申前翰林修撰康某謹以柔毛庶品奠於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姊丈北山先生之靈曰於乎北山乃竟不起邪骨肉之親金蘭之契三十餘年而莫逆者公一人爾我方以公在足以相依語笑同終天年而公乃有此聞訃之日痛徹五內然安能復得見公握手道故昔哉於乎生死者理之常而數之定也年登七旬正終牖下有子有姪廉孝之節文章之譽海內章縫之士孰不仰之丈夫之事備矣盡矣尚何云歟聊陳薄奠以表我哀先生其右臨之尚饗

代南阜祭北山文

維公稟德宏邁知能先覺高不抗俗和不隨物無仕昌朝人比管樂觀風畿內效貪是却節鎮宣府恢拓廣博助業垂成修爾擯落歸田念年宿志愈恪明農水北何愧何忤間有德音裊然古作某忝舊遊訪公梓里握手數言益欽膚美聞訃已久心恒惻然聊陳薄儀用奠几筵公靈不昧鑒此微虔孰德如公不爲世傳尚饗

咸寧縣儒學教諭楊淮校

生員宋資世

陳元

楊宗震

李湛

龔平書

對山集卷之十九終

康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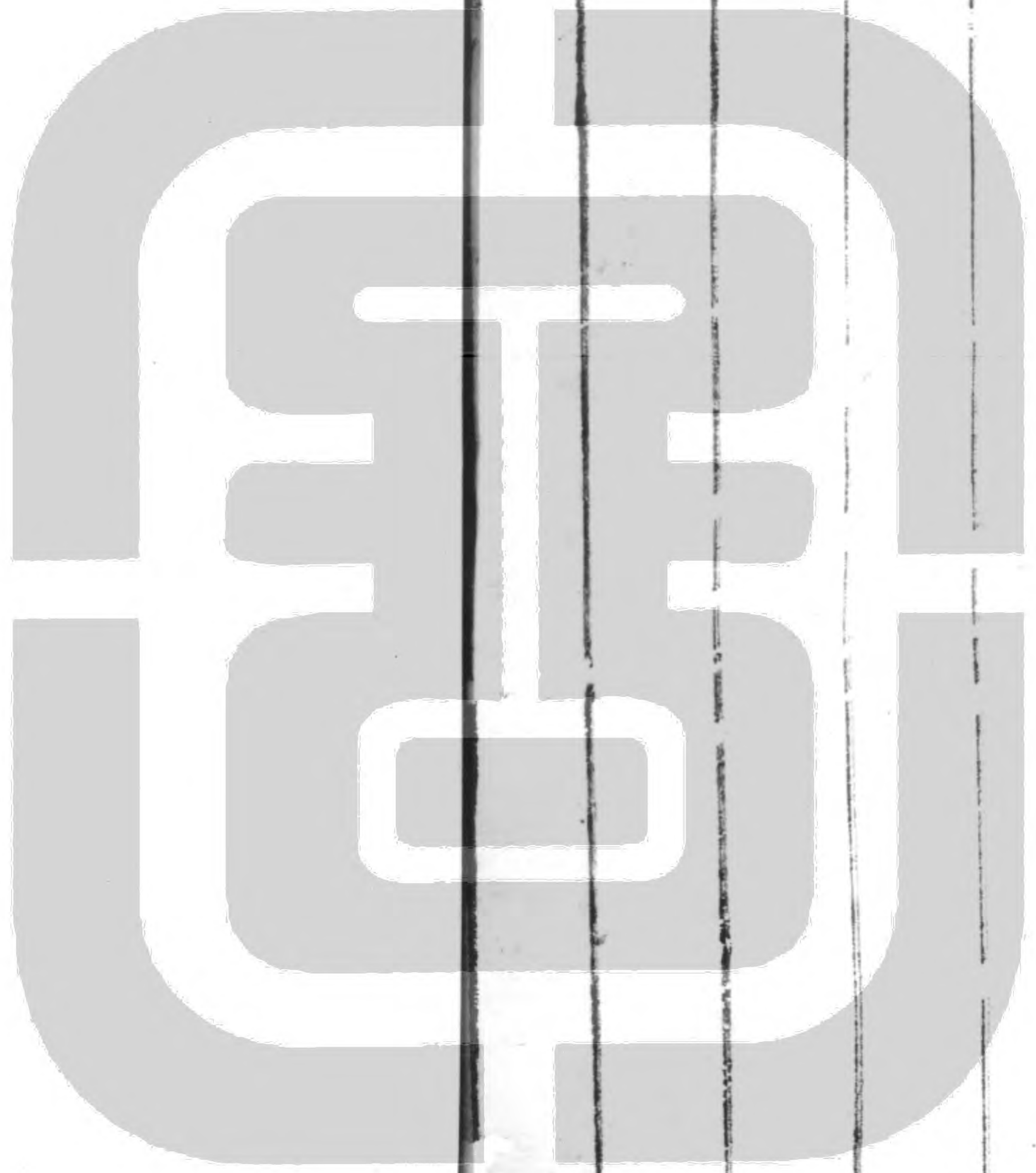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為人所排擠其猷為
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耳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
鉅作世稱其長云至於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
及異乎吾所聞矣嗚呼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
豈易哉公以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脩校書官歸
辛丑二月十三日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
將以發關河閔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
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為深計嗚乎文何足
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公之

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茲欲自放不為章句著作以求見於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哀諸交友乃克成集而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鋈諸木夫世不能致公於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銘固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非公立言之旨然則雖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為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於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嘉靖丙午季春旣望平涼鄉晚生趙時春書

卷之八

卷之八



書